母亲是个“精算师”

李大伟

小时候,我妈是虎妈。到了自己有孩子了,才发现母亲还是个神妈。

父母一结婚就生产,母亲说,趁着年轻赶紧生,有精力,带得动!一连仨,都是男的,而且间隔22个月,匀速而密集。这样,一套衣裤,一鸭三吃:老大新、老二旧、老三破,六年左右,款式尚未过时,真是神操作。

后来我在孩子的动画片里,看到力量的台词:“熊的力量、豹的速度、鹰的眼睛”——三合一。我妈是一顶仨:搀一个、抱一个、怀一个,没有麻烦过老人。

七岁前小孩的常见病大致相同,咳嗽、感冒、高烧、拉肚子,老大病好了,未用完的药,封在玻璃瓶,木塞熔蜡封口,弟弟们可以接着用。学龄前孩子最大的开销:吃饭、吃药。到了小弟弟,储存已久的药性已减弱,副作用大概也趋弱了,病好了,伤害也最小。

至于穿,灯芯绒逐步条缕化,渐渐艺术化:从写实主义到荒诞主义,小弟穿完,再把裤脚管剪下,两头拴上橡皮筋,可以做干家务的袖套。余下的扎成拖把,因为破烂,所以软而吸水。那时全国一盘棋:宏观的计划经济;我家是微观计划经济:几乎进入物质不灭的良性循环经济。我们三兄弟的吃穿用,就像流“水”线:潽汤洗脸,接着洗脚,最后泼在门前水泥地——降温,物尽其用。

我的小学班级里,工人子弟多,六元钱的学费,不少人减半,班主任教语文,居然每堂语文课,班主任都直呼其名,催缴学费。

我的父母都是一般干部,工资不高,三个男孩,一起上学,三个书包,只有投资,没有收益。每月15日母亲领工资,下班首先赶去银行贴花,从不迟至次日,以争取一天利息。每月24元,到了一年,利息可以补足三个孩子的学费。第二年,苦尽甘来,用去年的些许贴花本金补贴今年贴花后的工资空缺,呈现良性循环,以致不匮。我们三兄弟都是全费,从未拖欠。母亲的口头禅:“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就会穷”。

那个时代,买米不仅要钱,还需粮票。每个人的粮食有严格限量,体力活定量高,装卸工36斤、48斤。脑力工作者定量低,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定量最低,才29斤。家里又是三个男孩,每人才22斤,而且先后发育,都凑在一起,家里粮食非常紧张,每个月26日可以用下个月的粮票,母亲26日一定买米,灌满米缸。晚饭多面疙瘩,放些肉丝与菜叶,放点味精与盐,十分鲜美,每人一大碗,水分大于面粉,形式大于内容,撑得鼓鼓的,肚皮发亮。饭后不久,趁着未撒尿前,兄弟仨赶紧钻被窝,倘若半夜被踢醒,就是一泡大尿,还是冒烟“热气货”,接着就有被掏空的感觉,饿!毕竟小孩,贪睡,过会儿又睡去了,相当于昏过去。中国人刻苦耐劳,我们仨刻苦耐“饿”。

那时,百物凭票供应,鱼票按大户小户分,五人以上大户,我家三孩,正好卡进五人大户,与五六个小孩大家庭一样的份额。两指宽的窄带鱼:0.15元/斤,清蒸后只剩下龙骨架,只能暴腌后晒干油煎。0.22元/斤的中带鱼,清蒸可剔出肉,0.31元/斤的宽带鱼,清蒸后亮晶晶,横在齿间唇前,如吹口琴,满口肥腴。母亲从不买0.15元/斤的窄带鱼,费油!专买0.22元/斤的中带鱼,清蒸不费油,营养保真度高,原汁原脂,与宽带鱼一样的口感与营养,数量却比宽带鱼多。

五颜六色

就这么点钱,母亲只能聚焦营养,从不讲究穿。她的理由:营养好,可以省下买药的钱。穿在身上给别人看,等于瞎子放炮仗,“寿头”一只!所以家里严禁零食,就像严禁打牌。每天半斤纯精肉,剁成肉糜,揉入鸡蛋清,精肉蓬松有弹性:不紧不酸不塞牙,分两顿吃。有一段时间橡皮鱼不凭票,8分钱一斤,几乎天天吃。竹竿上一串串晾着,扒了皮的橡皮鱼,就像一串串倒挂的蝙蝠。她说海鱼钙质高,助长身高。优质蛋白,却比精肉便宜。我们家既不拣菜皮,也不买时鲜菜,从小到大我们都不知道当令时鲜蔬菜,直到“四人帮”倒台,菜场第一次丰盛起来,蚕豆堆成一座座小山,我们才第一次知道:四月份的蚕豆是时令货!还分客豆本地豆,还有日本豆。三月份是春笋腌笃鲜。从小生在上海,结的果却像个“巴子”。但我们兄弟从无大病,弟弟结婚,夫人的姐姐参加,悄悄地说:“伊拉三兄弟结棍(凶猛),个个像排门板,啥人敢跟伊拉(沪语:他们)李家门吵架?”母亲用养猫的钱,喂大三只虎。

母亲早年毕业于复兴中学,当时的校长姚晶,以教数学闻名,母亲后来也成为中等工业学校的数学老师。后来因为企业有奖金,调到港务局高阳路装卸公司机械队做会计,兢兢业业,从无差错。

我与小弟给母亲在我们同住的小区买了套房,她至今不请保姆,我母亲的处事名言:我不贪你便宜,你也别贪我便宜,水太浅则无鱼,人太精则无徒,估计与保姆也合不来,我们也由着她。中饭小弟家送,晚饭我家送,这样反而天天吃南北不同风味的菜,还省下保姆的钱。媳妇们私下里笑着说:老娘就是个犹太人。母亲在儿子们的心里是一标杆,在媳妇们的心里是一道阴影。

如今母亲也80多岁了,在屋里撑桌子椅子来回走。一旦坐下,看着电视,手指也不闲着,颚下一把算盘,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仿佛给主持人算命。儿子来看他,也是习惯性拖过一把算盘,看着你,手指却在踢上拨下“笃算盘珠”,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口诀在心,照样聊天。

母亲至今天天坐在电脑前炒股票,戴着老花镜,其乐无穷,因为里面堆满了数字,母亲最大的乐趣:算账!

独属上海的夏日味道

贾赟

每年梅雨结束之后,上海的盛夏翩然而至。因为怕热,我素来不喜欢夏天,然而在上海的四季生活里,在我记忆中留下印象最多的,反而也是夏天。

夏日昼长夜短,城市很早苏醒。没有空调的时候,窗户彻夜开着,家家户户起床以后的动静声响交织成晨曲。弄堂外面,马路上自行车起伏的铃声,无轨电车开过后的风轻轻摇曳梧桐树叶带来的轻盈婆娑声逐渐响亮了起来。

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气象台若是发布了高温报告,那这一天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尤其是到了下午,最好还是不要出门;如果有一场雷阵雨光临或是不猛烈的台风过境,那就可以欢呼雀跃了。

三伏天里,疰夏难免,只想吃点清淡可口的,在我的印象中,西瓜、冰砖和绿豆汤是夏日必备三宝,只要有了它们,便能安然度夏。当然,不少人会有自己版本的“三宝”,比如我不太喜欢吃的冷面,一定也是许多人的心头好。那时候,只要一进街头小吃店,头顶电扇呼呼吹着,冷面小屋里头纱布盖着面条,边上一大搪瓷缸的花生酱,里头一把绑着筷子的调羹,周边排开十几个各色浇头,那便是十足的夏天味道了。

至于其他的种种,西瓜自不必说,绿豆汤加百合现在还一直吃着,只是少了一点包裹在中冰砖外的那张纸和大加仑(以前的一种冷饮,可看作超大号的冰砖)外包装盒上的那股清香味道。还有当时街头随处可见的只要一块钱一杯的碳酸饮料,现在也只有在快餐店里才能看到同款。

过去家里虽然没有空调,但消夏的去处还是多的,那些有空调的商店更容易吸引顾客,玻璃门上往往会贴上大大的“冷气开放”,但如果到了冬天还不撤下的话,那就有些尴尬,后来大家索性都改成了“空调开放”,几年不换也没关系。上海话里用“孵空调”来描述这种消暑方式,恰如其分。

书店也是聚人气的地方,过去的书店是闭架式的,后来基本都改成了开架式,那时候的图书没有现在的塑封薄膜,随手翻看很方便,一些大型书店、书城一到暑假就会吸引众多学生,一待就是半天,一度还引发过“书店是不是看书的地方”之类的大讨论。

上海的夏天还有一些特别的气息。傍晚时分,在家的孩子们会在晚饭前洗澡,香皂的味道氤氲缠绵,然后再加上痱子粉或者花露水,清凉和驱蚊的效果合二为一。父母下班回家后也不一定再起油锅炒菜,回家路上买一些熟菜、酱瓜、腐乳,再加上绿豆粥,也能成就一顿清爽可口的晚餐,何况,晚上可能还有西瓜、冰砖等着大家。

晚上并没有烧烤夜宵之类的东西,弄堂里纳凉的人倒是不少的,尤以年长者居多,摇着扇子优哉游哉,穿着也不怎么讲究,所以睡衣睡裤上街一族也很常见。如今,大家大多住进了楼房,生活习惯自然有了变化,即便下楼倒个垃圾,也不太好意思穿得太随便了。

夜间的娱乐活动避开了白天的暑气,也让爸爸妈妈有机会和孩子们一起放个暑假,很多人至今难以忘怀,总会想起灯光溜冰场、灯光球场那一排排明亮的灯。

后来,每年的夏日都会有些新花样,曾经的嘉年华、世博会,到后来的夜宵经济、新露天电影。暑气鼎盛,人的热情也到达了一年中的巅峰。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在今年的夏日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一番灿烂热烈的阳光,五彩缤纷的夏日里,也许我就会说,夏天也是我喜欢的季节。

与贺老的『两面之交』

杨柏伟

小时候最崇拜的连环画家无疑是绘制《三国演义》《水浒》《杨家将》《岳飞传》等古装大套书的主力作者们,对于以画《山乡巨变》出名的贺友直先生并没有觉得多厉害。这也不奇怪,小鬼头嘛都欢喜闹猛,好比看京戏,一上来总是会被《三岔口》《七侠五义》之类不注重唱念的武打戏吸引,直到年龄增长,才会逐渐成为嗓子“哑壳壳”的“云遮月”余杨老生戏的痴迷者。而贺友直先生让我五体投地的是他的一系列有关老上海的作品。

十六年前初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缘责编了一套贺老的《杂碎集——贺友直的另一条艺术轨迹》。这是由大可堂供稿承制的一部贺老艺术文献集。装帧设计大师吕敬人先生为此书做整体设计。作为一个连迷,能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真是三生有幸!

为了赶上当年八月上海书展举行首发签售,制作过程环环紧扣,倒也没有“脱班”。首发那天下午,我有两场签售,前一场签售中有八十七岁的蒋星煜先生出场,后一场则是八十五岁的贺老签售《杂碎集》,两场活动之间挨得比较近,我只好把送蒋公回家的重任托付给当时的同事洪煜,然后急急地赶到巨鹿路接贺老夫妇,好在贺老家离开展览中心还是近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走进贺家。我陪着贺老和师母二位老人家步行前往书展现场,一路上,老爷子和我聊着连环画坛无法令人乐观的近况,只可惜时间太短了,老爷子谈兴正浓,活动现场已经到了,只得立即开工。当天签售异常火爆,一百多套书很快售罄,我因为忙着照应贺老,竟然都忘了自购一套签名本。

再一次见到贺老是远远地隔着一扇玻璃门,那是2015年某日下午在上海作协门前的玛赫咖啡馆与马尚龙老师、顾伟颖二位谈事,忽然发现贺老隔着店门手搭凉棚好奇地向内张望,样子非常好玩,我当即提醒二位:看,是贺老爷子。估计是老爷子午休好了出来兜马路吧!距离有点远,也就没有去和老爷子打个招呼,不想这竟然成了最后一面。

我们都觉得每天还能咪咪老酒的贺老爷子定会步入百岁老人的行列的。咳,如今想起来没有陪贺老喝一回黄酒,已成无法弥补的遗憾了。好在我和他还有“两面之交”!

电梯轿厢里的标牌

驷马

楼栋电梯里,张贴的各种广告被居民诟病后撤下不少,变得“清新”多了。不过,还有不少有关电梯安全的警示标牌,因为没有商业推广性质,谁也不敢动它,所以依然我行我素。

给予乘客必要的警示,毫无问题。可是,重复或过于铺张,则无必要。以笔者所在楼栋的电梯为例,就有:两个禁烟标志(一个是图示,一个带中英文的图示);一个由“上海市市场管理局”颁发的“上海智慧电梯”铭牌;一个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颁发的“特种设备使用标志”铭牌;一个由某区某集团颁发的“电梯救援告示”铭牌;某集团大楼物业公司张贴的“电梯乘用安全提示”布告、“电梯使用管理维保信息公示卡”各一张;一个电梯厂家自带的关于本电梯“载重量、载客数、火警、禁烟”等说明铭牌;“请勿推门,请勿扒门”“靠门危险,防止坠落”警告贴各一张;“严禁扒门,禁止倚靠”“禁止玩耍,勿用锐器操作”警告贴各一张;照例还有一部报警电话、摄像设备及一块电子广告屏。至于临时安排的“消毒日志”之类,就不用谈了。这种现象,想必全市高层电梯里多少也存在着的吧?

这些标牌,不能说对居民、对物业公司,对电梯厂家没用,但是,动动脑筋,“合并同类项”,或集聚于一块铭牌上,或设置扫码阅读,还是可能的,否则,岂不成了另一种“牛皮癣”泛滥?

灯花

互联网时代,乘用车挡风玻璃上沿袭多年必须张贴的“年检”“环保”标志,现在已不再强调了,那么,电梯里的各色标牌是否也能与时俱进,做点减法?

再启航 于茵

外公像蜗牛

徐文达

七夕会

半夜一场雷雨,驱散了连日的潮湿和闷热。清晨,拉开二楼阳台窗帘,打开窗户,一股久违的淡淡泥土味,飘进阳台,我意外发现玻璃窗上竟趴着一只蜗牛。小家伙身披深褐色圆锥形盔甲,甲壳中探出一对触角不停地抖动,触角顶上一对小眼睛正隔着玻璃窗惊奇地注视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与蜗牛对视了片刻,忽地想起十年前初学游泳时,小外孙在泳池边那句“外公像蜗牛”的话,暗自好笑,还萌生出新的感悟。

养育

那年,小外孙还在幼儿园。暑假,我们祖孙俩一同去学游泳,他参加游泳班,由教练一对五正规训练,我则在一旁偷师自学。一个假期,在教练指导下,小外孙和他的小伙伴进步飞快,蛙泳、自由泳、仰泳三种泳姿动作规范,他们活像一条条小鱼儿在泳池里自由自在,一会儿猛地扎进水里,一会儿奋力游向终点。而我只会蛙泳,动作不规范,速度也慢,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年泳友自叹不如孙辈们的潇洒自如,常常在泳池里游会儿,就泡在水里闲聊。

暑期将要结束时,既为检验孩子们学习游泳成绩,也为鼓励孩子们的积极性,教练员别出心裁,举行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是儿童游泳三项比赛,按自由泳—蛙泳—仰泳顺序,连续各游一百米。第二场是老年两百米蛙泳比赛,游泳班孩子的爷爷或外公和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泳友自愿参加。

幼儿游泳比赛开始,教练员一声令下,12个小选手们从池边“嗖”地跃入水中,在加油声中搏击向前,奋力争先。我的小外孙一路领先,最终夺冠。接着,老年组比赛,小选手的呐喊声响彻游泳池,小外孙更是兴奋地为我助威加油,但我是老年组年龄最大、泳龄最短的,怎么可能赛过比我年轻、泳龄又长、技术赛过我的泳友?我从一开始就落后,任我拼命追赶仍是倒数第一。小外孙对我的表现很是沮丧,脱口而出:“外公像蜗牛。”埋怨我游得慢,落在最后,引来一阵大笑。从此,“蜗牛”就成了我在游泳池里的外号。

今天,玻璃窗上的这只蜗牛,忽然让我心生敬佩。拇指大小,身背盔甲的蜗牛不知爬了多少天,一步一步,从窗外泥地长途跋涉,冒着连绵阴雨和昨晚的大雨,才来到二楼阳台,真不易啊!

那首当代青年喜爱的《蜗牛》,就有这样的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挂着轻轻的仰望……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蜗牛”虽爬行速度慢,但朝着目标,负重前行,一步步向上攀爬;不惧曲折,坚韧不拔,努力向上;不畏艰险,脚踏实地,不断前进。这不就是“蜗牛”精神吗?

我甘愿做像“蜗牛”一样的外公,也希望小外孙做拥有“蜗牛”精神的外孙。